

## 禁忌字舉例<sup>①</sup>

李 榮

### 壹

研究語言的人常常排斥有關“性”的字眼，編輯字典跟研究方言都是這樣。其實說話的時候要回避這類字眼，研究的時候是不必排斥的，並且是不能排斥的。就學問本身說，這類禁忌字常常引起字音的更改與語彙的變化。前者造成語音演變規律的例外，後者導致方言間說法的差別。研究這些字對認識語言的現狀與歷史都是很重要的。就學問的應用說，要理解又要回避這類禁忌字。“理解”需要調查研究。“回避”也需要調查研究，才能知道回避什麼，怎樣回避。這些字的口語與文字常常失去聯繫。有些書上的字，不知道口語裏用不用，不知道是死的還是活的。有些嘴裏的字，不知道怎麼寫，不知道它的本字。換句話說，就是有的字沒有通用的寫法，方言著作裏有時用方匡□表示，有時就寫個訓讀字。即使有俗字可用，也因為缺乏論證，不知道它的音韻地位。研究方言，結合文獻，可以幫助我們推定口語與文字的關係。

女子性器的口語說法在各種語言裏都是禁忌字。北京等五處女陰的說法如下：

北京	成都	廣州	南昌	長沙
pi <sup>1</sup>	phi <sup>1</sup>	hei <sup>1</sup>	piɛ <sup>1</sup>	pie <sup>1</sup>

現在分別討論各處是怎麼回避這些音的，同時討論這些音的本字。

為方便起見，這裏大略說說本文的標調法。

(1) 調類用右上角小的數碼表示。<sup>1 2 3 4 5</sup> 分別表示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入聲。第肆節用<sup>7</sup>表示陰入，用<sup>8</sup>表示陽入。本文沒有提到陰上陽上與陰去陽去，不會引起誤會。

(2) 調值用趙元任先生的五度制字母式調號記音。詳見趙元任 1930 <一套標調的字母>，<方言> 1980.81—83。

(3) 廣州陰平 [v] 53 調，在另一 [v] 53 調與 [v] 55 調前變 [v] 55 調。又陰平的高變音也是 [v] 55 調。

### 貳

北京女陰說尿 [pi<sup>1</sup>]，現在我們看看北京話是怎麼回避這個音的。為行文方便起見，下文屐字有時作為訓讀字使用。就語音演變說，常用字在北京語音裏可能讀 [pi<sup>1</sup>] 的共有下列十三個：

裨~益 蓆~麻 [pi<sup>1</sup>] —— 古平聲，今去聲

碑卑悲 [pei<sup>1</sup>] —— 古平聲，今陰平，元音 [ei]

① 本文英文節譯本 A tabu word in Chinese 見第二十六屆國際漢藏語言學會(大阪一九九三年九月十三日至十七日)會議錄 Current issues in Sino-Tibetan linguistics, 1994.421—427. 英文本與本文不同處，當依本文改正。

逼 [pi<sup>1</sup>] —— 古入聲,今陰平

筆 [pi<sup>3</sup>] —— 古入聲,今上聲

滓畢必碧壁壁 [pi<sup>4</sup>] —— 古入聲,今去聲

其中十二個字都避開 [pi<sup>1</sup>] 這個音,元音相同的聲調不同,聲調相同的元音不同。只有一個動詞“逼”字例外。動詞逼 [pi<sup>1</sup>] 字與名詞屎 [pi<sup>1</sup>] 字不容易在相同環境裏出現,很少誤會可能。

蓖麻的蓖字讀音很有意思。廣韻蓖字平聲齊韻邊兮切,照例北京讀 [pi<sup>1</sup>]。〈字彙〉(一六一五年序)蓖字與屎字均邊迷切。金瓶梅詞話(一六一七年跋)八二回4有〈生藥名·水仙子〉為證:“浪蕩根插入蓖麻內”。“浪蕩”即廣韻的“蘭蕩”,來宕徒浪二切,注云“毒藥”。百衲本影印黃善夫本史記一百五十七“飲以菘蕩”,〈正義〉“浪宕二音”。金瓶梅的寫法兼顧音義。“蓖麻”即廣韻的蓖麻,蓖(蓖)字影射屎字,可見當時兩字同音,都讀陰平。現在蓖字讀 [pi<sup>4</sup>] 去聲,是回避 [pi<sup>1</sup>] 的音。山西太原與雲南水富,大關等三處也回避此音,不過回避的方式不同,蓖字加上鼻音韻尾:

	山西太原	雲南水富	雲南大關
屎	pi <sup>1</sup>	pi <sup>1</sup>	pi <sup>1</sup>
蓖~麻	piŋ <sup>1</sup>	pin <sup>1</sup>	pīn <sup>1</sup>

平常都認為山東全省屎字都是 [pi<sup>1</sup>] 陰平。“筆”字古入聲,廣韻質韻鄙密切,它在北方方言裏的反映接近 [pi<sup>1</sup>]。現在我們用地圖表示,山東省筆字是怎麼回避這個音的。山東省一百零八個調查點,筆字的音分為六派。

- (1) 西片六十五點,古入聲清音聲母字照例讀陰平,今筆字讀 [pei<sup>1</sup>], 跟 [pi<sup>1</sup>] 元音不同。
- (2) 東片三十三點,古入聲清音聲母字照例讀上聲,今筆字讀 [pi<sup>3</sup>], 跟 [pi<sup>1</sup>] 聲調不同。
- (3) 無棣,沾化,沂水三點,今筆字讀 [pei<sup>3</sup>], 元音讀 [ei] 同西片,聲調讀上聲同東片,跟 [pi<sup>1</sup>] 元音與聲調都不同。
- (4) 章丘一點,今筆字讀 [pei<sup>5</sup>], 元音讀 [ei] 同西片,聲調讀入聲跟東西片都不同,跟 [pi<sup>1</sup>] 元音與聲調都不同。
- (5) 鄒平,桓台,利津三點,今筆字讀 [pi<sup>5</sup>], 元音跟東片相同,聲調讀入聲跟東西片都不同,跟 [pi<sup>1</sup>] 聲調不同。
- (6) 濱縣,廣饒,濰坊(濰城)三點,今筆字讀 [pi<sup>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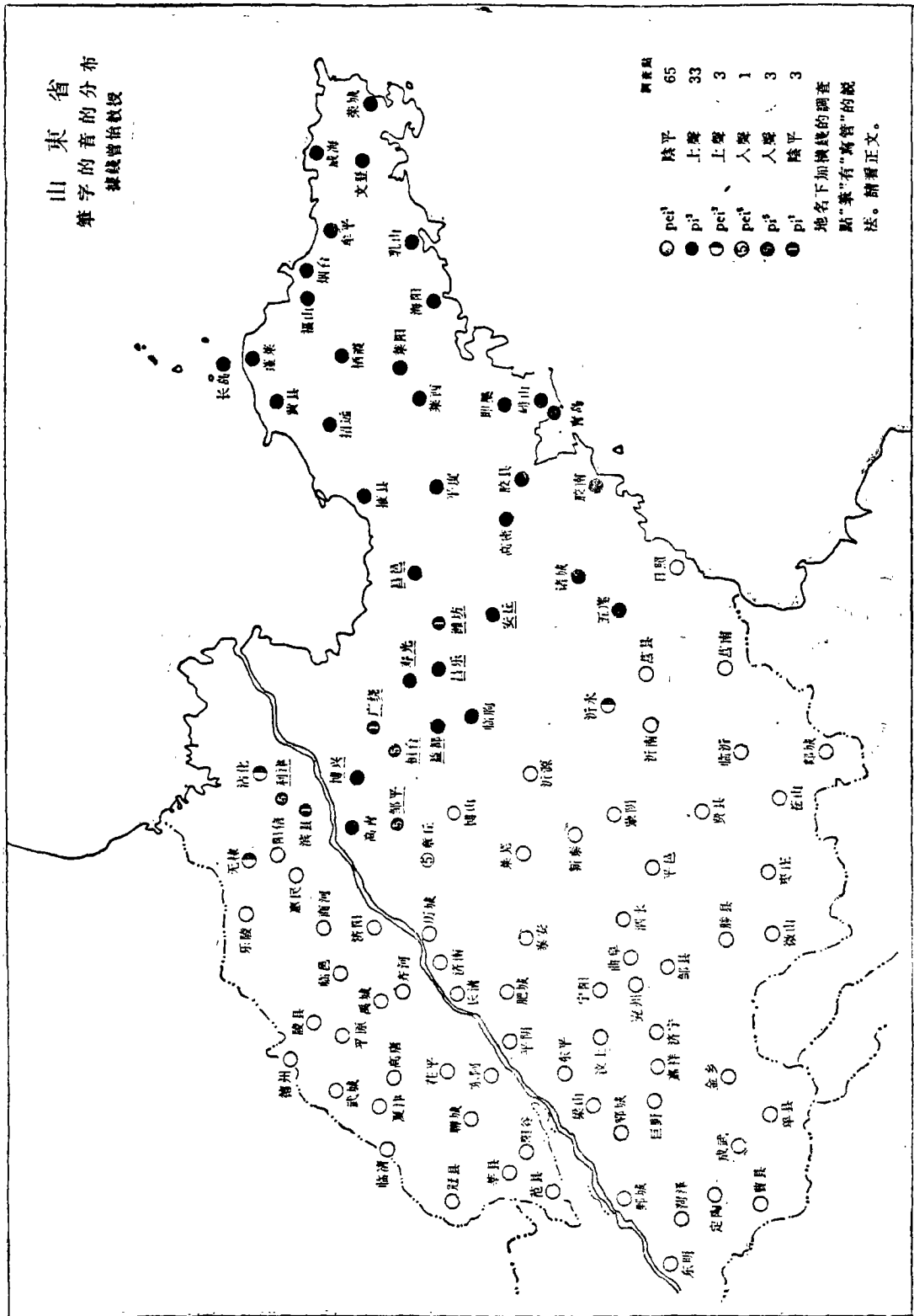
六派之中,只有第六派筆字讀 [pi<sup>1</sup>], 值得注意。山東省筆字讀音的語料是山東大學教授錢曾怡提供的。根據她以前累積的方言資料,濰坊今筆字也讀 [pi<sup>1</sup>] 陰平。一九九三年七月我到青島,青島大學教授崔西璐,濰縣人(今濰坊市濰城區西鄉),當時五十九歲,他告訴我,上小學時,當地筆這個字讀書音是 [pi<sup>1</sup>], 筆這個東西叫“寫管”。青島大學教授李行傑,青島人,告訴我昌樂也有“寫管”的說法。一九九四年七月十三日錢曾怡來信說,據楊秋澤調查,無棣“筆”字音 [cpei] 陰平;據馮榮昌調查,“筆”字濰縣也有人音 [cpei] 陰平。163面地圖這兩點“筆”字音仍分別以 [cpei] 上聲與 [cpi] 陰平論。◎山東中部的方言回避不回避,怎麼回避屎 [pi<sup>1</sup>] 這個音,“寫管”的說法在山東省分布的範圍有多大,都要進一步調查。敬請熟悉山東方言者教正。

湖南邵陽話也使用跟山東濰坊相似的回避法。一九八九年八月,漢語方言學會第五屆年會在湖南大庸舉行,黎良軍在會上宣讀的論文說:

邵陽筆說“寫字桿”。因為邵陽南鄉話入聲字大都派入陰平,這樣筆字就同另一個十分不雅的禁忌字(“屎” [pi<sup>1</sup>]) 同音了,不得不避,所以不單說“筆”。但“筆”這個詞仍沒

# 山东省 “平”字的分布

——据钱曾怡教授



有消失,要是回答“何謂文房四寶?”還是要說“紙筆墨硯”。

明代宣城梅膺祚所撰《字彙》序題萬曆乙卯,即萬曆四十三年,公元一六一五年,是字典中首先著錄屣字的。該書寅集尸部,上海辭書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影印本 122 面云:

屣,篇夷切,音披,女人陰戶。○又邊迷切,音卑,義同。

大致的說,屣字分布于長江以北廣大地區,江蘇與安徽南部,浙江與湖南一些地方,西南各省。東部東經“110°以東”用邊迷切的音。西部東經“110°以西”邊迷切與篇夷切的兩個音都有。這兩個音分別是 [pi] 陰平與 [phi] 陰平。少數方言讀舌尖元音是 [pɿ] 陰平與 [phɿ] 陰平 ([ɿ] 相當于成音節的 [-z])。各地調類相同,少數不分陰陽平的方言是平聲,多數分陰陽平的方言是陰平。各地調值不同。以下二十四處方言屣字的音,其中只有績溪,太原,文水三處讀舌尖元音;只有太原與文水兩處單字調不分陰陽平,調類是平聲。

北京 piɿ	濟南 piɿ	徐州 piɿ	鄭州 piɿ	武漢 piɿ	績溪 pɿɿ
蘇州 piɿ	杭州 piɿ	邵陽 piɿ	太原 piɿ	文水 pɿɿ	昆明 piɿ
綏德 piɿ	洛陽 piɿ	南京 piɿ	柳州 piɿ	大方 piɿ	烏魯木齊 piɿ
西安 phiɿ	蘭州 phiɿ	西寧 phiɿ	成都 phiɿ	重慶 phiɿ	貴陽 phiɿ

用篇夷切這個音的地區,禁忌字就從 [piɿ] 變成 [phiɿ] 了。“批評”說 [pheiɿ phiɿ<sup>2</sup>],不說 [phiɿ phiɿ<sup>2</sup>]。批評會上,當地人當然說 [pheiɿ phiɿ<sup>2</sup>]; 要是外地人多說幾次 [phiɿ phiɿ<sup>2</sup>], 就會破壞會議的氣氛。

屣是不見于古籍的俗字,有多種異體字,屣見于字彙,最為通行。比屣早三百多年的寫法有屣,見于關漢卿《蝴蝶夢》第三折《滾綉毬》:

得我日你妳妳歪屣。(脈望館本 18。中華書局排印本《元曲選》644 得作等,日作合。榮按:妳今作奶。)

關漢卿元大都(今北京)人,一二七九年在杭州,年近七十。臧懋循(一五八〇年進士,一六二一年卒)元曲選注:合音入,屣音鄙平聲。屣字音相當于字彙的邊迷切。因為字彙沒有收屣字,現在的字典一般也不收。其他異體字這裏不能細說。

屣的本字待考。屣是會意字,屣是形聲字。姑且根據後者假定 [piɿ] 音早起, [phiɿ] 音是後來分化出來的。屣的本字可能與古籍中牝牡的牝有關。牝牡指雌(母的)與雄(公的),牝牡兩字對舉可以指女子性器與男子性器。牝字單用常指性器。但牡字單用一般不指性器。屣

② 李行傑來信說:濰城、坊子、寒亭、安丘、昌樂、壽光六區縣(本文濰坊市轄區只收濰城一點,不收坊子寒亭)，“毛筆”老人叫“寫管” [ɕieɿɿ ·kuan] (濰城音,下同),青年人叫“毛筆” [mɔɿɿ peiɿɿ]。青年人“鋼筆”說 [kɑŋɿɿɿ ·pi],也叫“水筆” [ʂueɿɿɿ ·pi]。

據錢曾怡等 1992《濰坊方言志》,所收十二點方言的單字調很相近,兩字組連調很接近。十二點(青州=益都)單字調如下表,輕聲在外。

濰坊市十二點單字調表

	濰城	坊子	諸城	五蓮	寒亭	昌邑	高密	安丘	昌樂	臨朐	青州	壽光
陰平		[ɿ] 214			[ɿ] 213			[ɿ] 213				[ɿ] 213
陽平		[ɿ] 53			[ɿ] 53			[ɿ] 42				[ɿ] 53
上聲		[ɿ] 55			[ɿ] 53			[ɿ] 55				[ɿ] 55
去聲		[ɿ] 31			[ɿ] 31			[ɿ] 21				[ɿ] 21

字通行之後，牝字還繼續用來指女子性器。這裏舉幾個例子。例(4)無“牝”字，是用來做參考的。

- (1) 未知牝牡之會而媿怒，精之至也。(馬王堆漢墓帛書[壹]老子乙本 90)
- (2) 牝恒以靜朕(勝)牡。爲其靜也，故宜爲下也。(同上 91)
- (3) 浴(谷)神不死，是胃(謂)玄牝。(同上 95)
- (4)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溪。……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浴(谷)。(同上老子甲本 12，乙本 97; 莊子天下篇引老聃曰此六句相連)
- (5) 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四部叢刊本大戴禮易本命篇十三 8，又見四部叢刊本淮南子地形篇四 4)
- (6) 以巾玩牝。(馬王堆漢墓帛書[肆]養生方108)
- (7) 男露其勢，女露其牝。(漢魏叢書南豐趙秉清校本東方朔神異經 4。百二十卷本說郭六六 4 同。涵芬樓排印一百卷本六五 15 作男露其牡，女張其牝。四部叢刊本太平御覽三七七 7 作男露其勢，女彰其殺。殺大概是錯字。)
- (8) 武成自詫其具云：尔牝小，我牡大，故尔覺痛耳。(新輯出相批評僧尼孽海第一則沙門曇獻。此書卷首有唐寅(一四七〇—一五二三年)題詞，不知是否假託。日本東京兩個圖書館藏有鈔本，未見刻本。)

老子道德經五千言，論述宇宙人生的基本問題，無所謂語言文字的忌諱。養生方爲房中之書。漢書藝文志方技類著錄“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並云：

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制內情，而爲之節文。傳曰：先王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迷者弗顧，以生疾而隕性命。

房中書不能有文字忌諱。神異經是古代神話，也沒有文字忌諱。一般著作都回避性的字眼。小說戲曲就不能完全回避。至於晚明以後的色情文學，如僧尼孽海與金瓶梅詞話，故意渲染房事，就談不上回避了。這裏只舉前者一例。屎字 [pi<sup>1</sup>] 與牝字有關聯，但是要說前者由後者變來，在語音上還有點問題，現在略說幾句。牝字廣韻上聲旨韻扶履切，又軫韻毗忍切；集韻平聲牝字又有補履切一音，與“匕妣”同音。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履部牝字：“按讀如妣，今音轉如臙。”上引老子與大戴禮，淮南均以“死”字與“牝”字押韻(“死”廣韻旨韻字息姊切)，朱氏“牝今音轉如臙(毗忍切)”之說可信。妣音的轉變好比雲南水富方言 159 屎 [pi<sup>1</sup>]，150 蓖麻讀 [pin<sup>1</sup> ma<sup>1</sup>]；雲南大關方言 42 屎讀 [pi<sup>1</sup>]，58 蓖麻的蓖讀 [pīn<sup>1</sup>]。

富善 Chauncey Goodrich 長期居住在北京東邊的通州，基督教的新約全書就是由他譯成中文的。他在一八九一年編了一部漢英小字典 A pocket dictionary (Chinese-English) and Pekingese syllabary。據說他當時編寫的原則是：口語用字據北京方言，書面用字據北京知識分子的讀書音。該字典 155 面屎音 [pi<sup>4</sup>] (據美國一九四三年影印上海一九一八年版)，我不知道作者的方言根據。可能這音是根據中古上聲全濁聲母字北京今讀去聲的演變規律，從廣韻“牝扶履切”推出來的。

### 糞

廣州屎叫 [hei<sup>1</sup>]。廣州粗話有“屎本字爲鳥，名詞作動詞用你老母屎 [tiu<sup>1</sup> nei<sup>4</sup> lou<sup>1</sup> mou<sup>1</sup> hei<sup>1</sup>]”，相當於北方“操你媽的屎”。又廣州話不好的粥叫 [hei<sup>1</sup> tsok<sup>1</sup>]，是引申的用法。Ernest John Eitel 根據〈分韻撮要〉(1782)編的 A Chinese dictionary in the Cantonese dialect (倫敦與香港 1987)與黃錫凌〈粵音韻彙〉(上海 1941)都不收這個音。一般廣州單字音表都收這

個音,注云女陰,認爲本字不明,沒有適當寫法。從廣州音的演變推論,[hei<sup>1</sup>]這個音中古可能有兩個來歷,平聲齊韻溪母[\*khei<sup>1</sup>]與平聲齊韻曉母[\*xei<sup>1</sup>]。曉母沒有合適的字。集韻齊韻:肩,說文尻也,牽奚切。(〈大廣益會玉篇〉尸部第一百四十三:“肩,詰地口溪二切,尻也。”〈廣韻〉只收前一音至韻“詰利切”。)“尻”是臀的意思,現代方言也有用來指女陰的,陝西商縣女陰也說“尻子”。

集韻“溪肩”同音,古溪母字[\*kh-]字今廣州讀[kh-]或[h-](在合口前讀[f-]),“溪肩”分別讀[khei<sup>1</sup> hei<sup>1</sup>],“溪”避開“肩”的音,肩就沒有同音字了。女陰怎麼叫肩呢?古代“肩溪”同音,得名理由在於“溪(=谿)谷”的象徵意義。上引老子“守其雌,為天下溪”,大戴禮與淮南子“谿谷為牝”。雲南水富 159 尻俗稱“溝子”[kəu<sup>1</sup> tsɿ<sup>1</sup>]。廣州“肩溪”分化為兩音,來歷就弄不清了。

中山“尻”[hei<sup>1</sup>],“溪”[khei<sup>1</sup>]。(趙元任 1948 〈中山方言〉 57 [ɐ]元作[a],該文的[a]分別相當於本文的[ɐ a]。)中山尻本字同廣州。

詹伯慧等 1988. 204 登錄二十五處粵語方言“尻”的說法,廣州以外二十四處的音都跟廣州相當。參照詹伯慧等 1987. 75 二十五處粵語方言“溪”字的音,廣州以外二十四處也跟廣州相當。

二十五處中,十六處用訓讀字“尻”字,香港兩處用“閻”(門內西)字,台山等七處用“脰”字。俗字“閻”字來歷未詳。廣韻平聲佳韻:脰,脯也,肉食肴也,戶佳切,與“鞋”字同音。佳韻二等,戶佳切今廣州當作[hai<sup>1</sup>],音義均與[hei<sup>1</sup>]不合。

廣東西部信宜:脰[hɛi<sup>1</sup>],女陰。見羅康寧 1897. 59, 153。廣韻平聲脂韻:“脰,臀之別名”,喜夷切。止攝脂韻喜夷切今音廣州當作[hɛi<sup>1</sup>],元音不合。

兩廣方言用脰指女陰不限于粵語,還有非粵語,如以下四處。

廣東新豐客家: □ [hei<sup>1</sup>], 女陰。“溪”[k'ei<sup>1</sup>]。見《方言》 1992. 33 周日健文。

廣西西河客家: □ [hai<sup>1</sup>], 女陰。陸川客家: □ [hæi<sup>1</sup>], 女陰。見李如龍等 1992. 308。

廣西柳州:西南官話 尻[pi<sup>1</sup>];又說孃[hai<sup>1</sup>],這是受廣州話影響。廣韻平聲齊韻:孃,女奴,胡雞切。胡雞切今音當為陽平,孃字音義都不合。

#### 肆

長沙尻[pie<sup>1</sup>]字的來歷要跟“鰲別撇[phie<sup>1</sup>]”等字一起討論。這些都是入聲字,從語音演變推論,來自中古薛屑兩韻。

撇,普蔑切      鰲,并列切      別區~,彼列切      別離~,~入皮列切

“撇”字古滂母[\*ph-],今音送氣[ph-]符合常例。“鰲”字古幫母[\*p-],但是長沙回避此字不送氣的音。長沙“鰲”這種動物有四種叫法:

腳魚 tɕio<sup>1</sup> y<sup>1</sup>      水魚 ɕyei<sup>1</sup> y<sup>1</sup>      甲魚 ɕtɕi<sup>1</sup> y<sup>1</sup>      團魚 ɕtɕi<sup>1</sup> tō<sup>1</sup> y<sup>1</sup>

都不用“鰲”字,用拐彎的辦法說它是一種魚。讀書時不依古音來歷讀[pie<sup>1</sup>],“鰲”字改讀為送氣音[phie<sup>1</sup>],如“瓮中捉鰲[phie<sup>1</sup>]”,可見是回避[pie<sup>1</sup>]的音。“別”字古幫母彼列切[\*p-]與並母皮列切[\*b-]兩音,長沙兩者今音照例都讀不送氣的[p-],現在兩者都讀送氣的[ph-],可見也是回避改音。

其實長沙尻字的本字就是“鰲”字。長沙女陰用“鰲”字好比福建永春用“龜”[ku<sup>1</sup>]字,都取龜鰲扁平之形。清初的小說醒世姻緣傳七二 7 云:

程思仁仍開材鋪,孫氏程大姐各賣鰲雞。(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同德堂刊本)

“鰲雞”好比太原的“扁雞” [pæŋ³ tɕi₁¹] 與“扁戾” [pæŋ³ pi₁¹]，都取義于扁平。

江西南昌與黎川“戾”字的來歷與長沙相同，不必重複上文的討論。

南昌 “戾” [piɛŋ¹] “撇” [p'ietŋ¹] “別~人” [p'iet¹⁸]

“鰲”字口語不用，鰲這種動物叫“腳魚” [tɕioŋ¹ ŋiɛ¹²]。

黎川 “戾” [piɛŋ¹] “撇” [p'ietŋ¹] “別區~，分~” [p'ietŋ¹⁸]

“鰲”字口語不用，鰲這種動物叫“水雞” [ɕy¹³ ki¹¹] 或“腳魚” [kiŋ¹¹ ŋiɛ¹²]。

有兩點須要補充。長沙不分陰陽入，只有一個人聲，黎川與南昌都分陰陽入，不過南昌話陽入有歸到陰入的趨勢，陽入可以讀陰入。“別”字古幫母與並母兩音，南昌與黎川並母“離別，別人”的“別”字占優勢，幫母“區別”的“別”字也讀如並母。

作女陰講的“鰲”字較早的寫法是“別”字：

婦人剝了別，舍人割了卵。（永樂大典戲文三種·宦門子弟錯立身，錢南揚校注本 222）  
“別”字與“卵”字分別指女陰和男陰。從南昌與黎川戾字讀不送氣陰入看，這裏的“別”字是取彼列切幫母的音，所以可用來取代“鰲”字。附帶說一句，這裏的卵字用法也適用於長沙與南昌，黎川三處，三處的音如下，調類都是上聲：

長沙 lōŋ 南昌 lonŋ 黎川 lonŋ

李如龍等 1992 列舉三十四處方言的一千三百二十個字音與一千四百六十六條語彙，據該書的分類，客家話與贛語各十七處。對比該書 96 “別”字音與 255 “鰲”，309 “男陰，女陰”等三條語彙，贛語十七處幾乎全部與南昌，黎川一致，客家話中也有若干處符合，這裏不具引。

伍 调查表

调查下列方言调查字表(摘錄),可以看出方言有無回避 [pi<sup>1</sup>] 音的现象。

		平	止開三	支	去
		支	上		真
			紙		
幫	碑·卑		彼·俾		·臂
滂	披				·譬
並	疲·脾		被·婢		·避
明	糜~子糜粥·彌		靡		

		平	止開三	脂	去
		脂	上		至
			旨		
幫	悲		鄙·比秕~子,~穀		祕泌響·庇痹
滂	丕				·屁
並	·琵琶~琵琶~把				備·鼻篋(枇)
明	眉楣		美		媚·寐

			蟹開三	祭
			去	祭
幫				·蔽
滂				
並				·敝弊幣弊
明				

		平	蟹開四	齊	去
		齊	上		齊
			霽		
幫	蔴~蔴				閉算~子
滂	·批				
並			陸~下		*璧~刀布,把刀~~
明	迷		米		謎

		臻三	曾三	梗三	梗三	梗四
		入	入	入	入	入
		質	職	陌	昔	錫
幫	筆·畢必		逼	碧	璧	壁
滂	·匹一匹布,一匹马				僻	劈
並	粥				關	
明	密·蜜					覓



### 方言資料出處

方言調查點依地名漢語拼音爲序排列。括弧裏是作者姓名與書目,有姓名無書目的據通信或面告。最後四項以出版年爲序。

- Chángshā 湖南長沙(鮑厚星)  
Chéngdū 四川成都(梁德曼)  
Dàfāng 貴州大方(李 藍)  
Dàguān 雲南大關(張映庚 1990 大關方言志)  
Guǎngzhōu 廣東廣州(白宛如)  
Hénán 河南(張啓煥等 1993 河南方言研究)  
Jìxī 安徽績溪(趙日新 1989 安徽績溪方言音系特點,〈方言〉1989. 125—130)  
Kūnmíng 雲南昆明(張 寧 1986 昆明方言單音詞彙釋,〈方言〉1986. 287—297)  
Líchuan 江西黎川(顏 森 1993 黎川方言研究)  
Liuzhou 廣西柳州(劉村漢)  
Nánchāng 江西南昌(熊正輝)  
Shāndōng 山東(錢曾怡 | 李行傑)  
Shāngxiàn 陝西商縣(張成材)  
Shàoyáng 湖南邵陽(黎良軍)  
Shuǐfù 雲南水富(盧開廉,張 菲 1988 水富方言志)  
Suidé 陝西綏德(劉育林)  
Tàiyuán 山西太原(溫端政)  
Wéifāng 山東濰坊(錢曾怡等 1992 濰坊方言志 | 崔西璐)  
Wénshuǐ 山西文水(胡雙寶 1990 文水方言志)  
Wūlǔmùqí 新疆烏魯木齊(周 磊)  
Wūhàn 湖北武漢(朱建頌)  
Xī-ān 西安(楊春霖)  
Xīníng 青海西寧(張成材)  
Xīnfēng 廣東新豐(周日健 1992 廣東新豐客家方言記略,〈方言〉1992.31—44)  
Xìnyí 廣東信宜(羅康寧 1987 信宜方言志)  
Xúzhōu 江蘇徐州(李 申 1985 徐州方言志)  
Zhōngshān 廣東中山(趙元任 1948 中山方言,〈史語所集刊〉二十本 49—73)  
李 榮 1982 論“入”字的音,〈方言〉1982.241—244 = 1985 〈語文論衡〉107—111  
詹伯慧等 1987 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對照  
詹伯慧等 1988 珠江三角洲方言詞彙對照  
李如龍等 1992 客贛方言調查報告